

新式
標點
四史精華讀本



後漢書之部

新式
點式

四史精華讀本目錄

丙集 後漢書之部

光武勅馮異	一
光武賜竇融璽書	二
光武臨淄勞耿弇	三
光武與公孫述書	四
光武報臧宮馬武詔	四
明帝祀明堂詔	五
明帝臨雍養老詔	六
明帝手詔東平三國傳	七
馬皇后辭封爵詔	八
馬皇后報帝請封外戚詔	九
章帝奉天勅吏詔	一〇

章帝改定禮制詔	一
章帝勅侍御史司空詔	一
鄧皇后詔河南尹豹等	二
殤帝詔司隸校尉部刺史	三
王遵與囂將牛邯書	三
鄧禹河北說光武	四
馮異遣李軾書	五
馮異自陳疏	六
竇融責讓隗囂書	七
馬援論隗囂疏	九
馬援與囂將楊廣書	一〇

馬援勞官屬	二二
馬援誡兄子書	二二
朱勃追訟馬援疏	二三
馬廖上長樂宮疏	二六
韋彪貢舉議	二七
韋彪置官選職疏	二八
杜林論增科禁疏	二九
朱浮與彭寵書	三〇
朱浮日食疏	三二
張純正昭穆疏	三三
孔融告高密教諭	三三
鄭康成詩譜序〔附〕	三五
丁鴻日食封事	三七
班彪王命論〔附〕	三九
班固答賓戲	四三

東平王倉諫二陵起縣邑疏	四七
何敞諫用竇氏疏	四八
徐防五經章句疏	五〇
陳忠論喪服疏	五一
班超絕域請還疏	五二
班超代還答任尚	五三
班昭兄兄餘年疏	五四
崔駰誠寶憲書	五五
張敞上王暢奏記	五七
傅燮請誅中官疏	五八
臧洪報陳琳書	五九
蔡邕諫伐鮮卑議	六二
蔡邕女訓〔附〕	六五
左雄陳吏事疏	六五
李固遺書瓊書	六八

荀爽陳便宜策·····	六九
荀悅前漢紀論〔附〕·····	七三
李固陳事疏·····	七五
李固奏記梁商·····	七六
李固與胡廣趙戒書·····	七七
陳琳諫召外兵·····	七八
曹操與孔融書·····	七九
孔融答曹操書·····	八〇
孔融與曹操論盛孝章書〔附〕·····	八一
袁紹討曹操檄·····	八三
袁紹與公孫瓚書〔附〕·····	八六
劉表與袁譚書·····	八九
劉表與袁尚書〔附〕·····	九一
孔僖上章帝自訟疏·····	九三
班彪議答北匈奴疏·····	九四

皇后紀序·····	九六
齊武王縉傳論·····	九八
吳蓋陳臧列傳論·····	九九
中興二十八將傳論·····	一〇〇
馬援傳論·····	一〇一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序·····	一〇二
班固傳論·····	一〇四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序·····	一〇五
馬融傳論·····	一〇七
蔡邕傳論·····	一〇七
陳蕃傳論·····	一〇八
黨錮列傳論·····	一〇八
孔融傳論·····	一一三
宦者列傳序·····	一一〇
逸民列傳序·····	一一七

新式
標點

四史精華讀本

丙集 後漢書之部

光武勅馮異

馮異傳——帝諱秀，字文叔，高祖九世孫。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之後。王莽末，帝與兄縝起兵
春陵，定天下，再受命，廟號世祖。建武二年，帝既遣吳代鄧禹討「赤眉」，車駕遂至河南，
以乘輿，七尺具劍，并下此勅，異頓首受命。）

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
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擄掠，卿本能御史士，念自修勅，
無爲郡縣所苦。

光武賜寶融璽書

〔寶融傳〕——時融屯兵河西，聞光武卽位，心欲東向，以融遠，未能自通。建武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亦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遏囂遠，亦發使遺融書。過鈞于道，卽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

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述〕天水有隗將軍，〔囂〕方蜀漢相攻，樞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陀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

，便宜輒言。

光武臨淄勞耿弇

〔耿弇傳〕——建武五年，弇拔祝阿，濟南臨淄，與張步戰大破之。明且復勒之出。帝聞弇爲步所攻，自饒救之，未至，諸將欲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釀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遽遣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至暮，復大破之。弇知步困將退，豫置伏以待之。追至鉅昧水上。僵尸相屬。步還劇，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云：「

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

又田橫烹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隆父伏湛〕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

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光武與公孫述書

（公孫述傳——建武六年述爲符命，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數移書中國，冀以感動衆心，帝患之，乃與述書。）

圖識言：『公孫卽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爲君事耳！何足數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爲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

光武報臧宮馬武詔

（臧宮傳——建武二十七年，宮與武上書，請伐匈奴，帝以詔報之。自是諸將莫敢復言用兵者。）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

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求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有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尙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明帝祀明堂詔

（本紀——帝諱莊，光武子，陰皇后廟，廟號顯宗。永平二年，宗祀光武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
羽冠冕衣裳，玉佩綬屨以行事，禮畢登靈臺，使尙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等。）

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其班時令，勅羣后，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

祖功德之所致也。

朕以闔陋，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宏大道，被之八極，而胤子無成康之實，羣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跼蹐惟慚，素性頑鄙，臨事益懼。故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其令天下自殊死已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

明帝臨雍養老詔

（本紀二年——冬十月。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乃下詔。）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末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輶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饗，公卿饌珍，朕親相割執爵而酌，祝哽在前，祝嘏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

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慚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栢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耄，恤孤幼，惠鰥寡，稱朕意！

明帝手詔東平王國傳

（光武十王著——王名蒼，明帝母弟。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惻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傳云。）

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

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馬皇后辭封爵詔

〔皇后紀〕——明帝皇后馬援少女也。章帝建初二年夏，大旱言事者不以封外戚故。有司上奏：「

宜依舊典」太后詔固不許。」

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

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太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頭衣綠構，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

帝之旨，下勵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馬皇后報帝請封外戚詔

（皇后紀）——太后辭舅封爵，帝省詔悲嘆！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

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昆弟割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云。）

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

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于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

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能坐臥，而欲先營

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儕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章帝奉天勅詔

（本紀元和二年——帝諱炆，明帝子，廟號肅宗，諸本題作：「詔三公」依浦本較切。）

方春，生養萬物，羣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臯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甯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

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憂之！甚憂之！安靜之吏，惴惴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始近之矣！

間勅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令富姦行賂于下，貪吏枉法于上，使有臯不論，而無繩繫刑，甚大逆也。

大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章帝改定禮制詔

（曹褒傳）——元和三年，詔侍中曹褒定漢禮；班固請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諾云。

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嘗聽作大章，一夔足矣。

章帝勅侍御史司空詔

（本紀——元和三年。）

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駢馬可以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

順天，其明稱朕意！

鄧皇后詔河南尹豹等

（皇后紀）——和帝皇后，太傅鄧禹孫女也。元和六年，太后詔徽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五六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尙幼者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乃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

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宮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凌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

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食，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簿，反之忠孝，先公旣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

殤帝勅司隸校尉部刺史

(本紀延平元年——帝諱隆，和帝少子，卽位時誼育百餘日，皇太后鄧氏臨朝稱制。)

夫天降災戾，應政而至。間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被災害，多張墾田。不揣流亡，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於人，假貸之恩，不可數恃。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傷害，爲除田租芻蕘！

王遵與囂將牛邯書

(囂傳——遵字子春霸陵人。邯氏字孺卿，狄道人。初俱事囂，後遵歸漢，其節監大司馬吳漢留

屯長安，遵知實必敗，而與邯有故，知其有歸漢意，以書喻之。)

新式標點四史精華讀本

後漢書之部

殤帝勅司隸校尉部刺史

一三